

半村野人閒談
百蕉館紀
雲蕉館紀





錄 鸞 膠

撰 大 成 范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錄鸞驂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章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膠鸞錄

宋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臞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宿震澤前福州教授聞人阜民伯卿賀州文學周震亨皆來會余去年北征感腹疾於

滑州且死復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懷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弗獲命乃襁被行則從故人李嘉言

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聖俞舉震亨故今日遠來震亨舉業外尤精珞璣子林開諸書試評余五行則

曰吾知之舊矣數語可決公欲遄歸以老抑未也今南去三千里安坐再朞末年冬中復西南行萬里亦

暮乃歸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載之賜耳其言詭異姑筆記之。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

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方祈雪蔬食而且張樂。

十九日將遊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

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

正面卞山之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

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恠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剗。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礧。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遺徙置道傍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弃之。灌莽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壙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嵌巖。巧恠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旣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要。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雪川風水向背之

要。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

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據一丘壑曩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亦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素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纔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邨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安溪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茗溪館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於餘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惓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餘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達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他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於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剗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二十八日陸行發餘杭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皆曰君今過嶺入厲土何從數得安否問此別是非常時比或曰君縱歸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禦瘴藥否其言悲鳴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輿遂行

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淒愴。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亦不能狀也。晚宿富陽縣廢寺中。卽客館也。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

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二日午至嚴州。泊定州館。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中有蕭洒軒。取吾家文正公蕭洒桐廬郡之句以名。浮橋之禁甚嚴。歛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歛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費。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微歛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爲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漸江乃賣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四日五日皆泊嚴州。

六日發嚴州宿大羊。

七日。至婺州蘭溪縣。泊澄江館。此縣舊出名酒。漕司扼其坊。近年所釀。寢不及昔時。大抵甘滯不快。聲稱減矣。

八日泊蘭溪。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踰灣。病倦。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渡江不如陸。乃改陸行。取婺州路。晚至婺州。泊金華驛。

十日泊婺州。

十一日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宿湯垕。一作

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丘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邨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緣領略。可嘆也。

十三日至衢州。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異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斲此路。

十四日。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守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宴。是日乃立春。曉旛夜蛾。同集尊前。真良辰也。

十五日十六日。謁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

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復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敍官至遂巡欲遜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舊與凌季文尙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麟臺後志季文名景夏

十七日將發衢州暫遊郡圃登超鑒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甚得登眺之勝但恨小偏與木相直若右徙數丈盡對諸山乃佳夜行宿招賢市

十八日過常山縣宿蔣連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

二十日宿沙谿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喬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復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

二十五日過弋陽縣宿漁浦

二十六日過貴溪縣宿金沙渡去縣數里有桃花臺大壇石色如桃花旁入數里有龜山遠望一山特起與他小山接如龜然特起者其首也大抵自上饒溪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童無草木色亦似紫或一石長數里不休或有如盤如屏如几及臥牛蹲臺之狀者不可勝計石上平淨可以攤曝麥禾

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適方渡水。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

二十八日。至餘干縣。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亦占勝。同過思賢寺清音堂。下臨琵琶洲。一水灣環。循縣郭中。一洲前尖長。後圓闊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從昔爲勝處。晁無咎書其榜。前賢題詩滿梁壁。琵琶洲一名鼈洲。野人相傳。長沙嘗旱。占云。餘干新漲。一洲如鼈。遠食茲土。潭人信之。至遣人來鑿洲。今有斷缺處。又云。歲澇洲不沒。大甚。僅漫琵琶之項。後又謂浮洲。餘干之名見前漢書。縣有于越亭。二十九日。宿鄒公溪。

閏月一日。宿鄒子口。鄒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大雪。泊舟龍王廟。二日。雪甚。風橫。禱於龍神。午霽。發船。鄒子宿范家池。湖中稱某家池者。取魚處也。隨一家占爲名。道中極荒寒。時有沙磧蘆葦。彌望。或報盜舟不遠。夜遣從卒。燕船傍葦叢。作勢以安衆。

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

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

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基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權酤又借以賣酒。佩玉鳴鑾之罷久矣。其下江面極闊。雲濤浩然。西山相去既遠。遂不能一至。又登南昌樓。江月臺。郡圃。偈仄無可觀。江西帥前右正言龔質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以應事後堂爲襟帶堂。余爲書其榜。戲爲識曰。襟者。金也。不三年。府公其腰黃乎。

六日遊東湖。謁孺子亭。又過其祠廟。轉至詠歸亭。東湖秀而野。旁多幽居。松桂蒙鬱。又過許真君觀。觀鐵柱在東廡。一小枯池中有柱出地上。高三尺許。其端如槎牙。如枯枿。怪石狀不知其深幾何。相傳以爲許君鎖怪孽於下。且以鎮此方云。漕使前司業劉煒文潛之治所園池亭宏麗大甚。帥府然。二使者乃共一圖。

七日將發南浦。終日雨。諸司來集。遂留行。夜分大雪作。燃炬照江中。舞蝶塞空。亦奇賞也。

八日泝清江。宿張家寨。

九日宿市汊。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

十日宿上江。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邨墟。疑皆得種橘之利。江陵千本。古比封君。此固不足怪也。

十一日過豐城縣。小艤寶氣亭。聞舊縣去北尙四十里。劍池鄉張雷廟前有小池。云掘劍處也。又嘗徙治其南。名故縣。今三徙至此。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錢塘。不如是。卽頽齧不可保聚。宿木湖灘。

十二日風駛盡帆力。舟如飛。宿臨江軍。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壓。終夕危坐。以須其定。

十三日登富壽堂。城西有富壽岡。盤繞郡治。以此爲形勝。因以名堂。登清江臺。前眺江流。練練如橫一帶。閣阜玉筍。諸山江外殘雪未盡。縈青繚白。遠目增明。

十四日將登陸。家屬已行。獨冒微雨。遊薌林及盤園。薌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廳事及薌林堂皆爲樾蔭所迫。森然以寒。宅傍入園中。步步可觀。構臺最有思致。叢植大梅中爲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致矣。企疎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槿籬。位置甚佳。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不暇悉紀。沒後諸子復葺牆後園池。寥芳諸亭。亦不草草。大率無水。僅有一派入園。作小池及湧泉之類。所謂虎文者。亦不能詳考。出薌林對門。又有荒園。甚廣。未及葺。中有古巖。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伯恭欲爲堂。亦不果。雨終日。廉纖假籃輿。以板爲底。上起四柱。籃缺其前。以垂足於空虛。有雨雪。則以僧笠覆其上。兩夫荷之。盤園者。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去薌林里許。其始酒家之後。有古梅。盤結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醪。釀下。子嚴以爲天下尤物。買得之。時薌林尙無恙。亦極歎賞。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迄今方能鳩工。梅後坡壠。昀昀。子嚴悉進築焉。地廣過薌林。種植大盛。桂徑梅坡。極其繁廡。但亦乏水。當窪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莫。炬炳追及前。頓宿倒塔鋪。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焉。未能經營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題其壁曰。登臨之勝。甲於東南。余愧駭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尙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從旁贊之。余非敢以石湖夸憶子充之言。併記於此。噫。使子有伯恭之力。子嚴之才。又得閒數年。則石湖真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十五日。過棲桐山。遊玉虛觀。擷仙茅作湯。舊記晉有王長史居此地。許旌陽旣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葉。與

之曰。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乃以其居爲觀。入蕭史洞隱去。以餘茅植山後。道士間採得之。極芳辛。以煮湯飲。尤郁烈。徙植他所。無復香味。與凡茅等。余親驗之。疑自是一種香草也。觀中有飛茅殿。仙茅碑。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爲修觀碑。大中祥符中再修。以純綠塗飾。至今色可摘也。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夢與君談養生。有石刻志之。宿萬安驛。

十六日宿新喻縣。

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

十八日至袁州。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欲講交承禮。爲留三日。泊報恩光孝寺。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棟宇之盛。與祠山張王廟相埒。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於此。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尙存。文稱寶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邨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二王靈蹟。有感化錄一篇。著之甚詳。此略之。桂林迂吏。自言梧州亦有此廟。問何以然。則曰。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鎮。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廣西岌岌。張過。遠禱於二王。如西廣不被兵。當於桂林爲神立行廟云。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師者。事具傳燈錄中。號小釋迦。始入山求地。一獼前引。今有獼經橋。至谷中。卽二龍所居。化爲白衣。

遜其地焉。大仰之名，遂聞天下。二龍故蹟，有大池，上有顏淵亭，別有一泓，名叔季泉，酌以淪茗，自小釋迦塔後，方竹滿山，取以爲杖，爲世所珍。登寺樓，以望四山，各有佳峯，每峯如一蓮華之葉，如是數十峯，周遭遶寺，山中目其形勝，爲蓮華盆。晚出山，復入袁州。

二十四日發袁州宿宣風市。

二十五日宿七里鋪，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寘塊石，皆剝面堅滑，輿夫行泥中，則漿深汨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艱棘，不勝其勞。

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咽痛，徑程以求醫。

二十九日發萍鄉宿裏田驛。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禰塞，蹊徑欹側，比登一小嶺，忽出山豁然，彌望平蕪，蒼然別是一出陸，蓋已是湖南界矣。縣前淥水橋下小江，本名漉水，比年新作橋，改今名，江色黛綠可愛，流而川於瀟湘，驛屋最雄勝，冠江湖間，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鑄鐵爲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破碎者亦入用。

二月一日宿山陽驛，夾道皆松木甚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西則柏亦峭直，葉如瓔珞，二物與吳中迥不同，吳中松多虬榦，柏則怪跼。

二日宿儲洲市。又當捨輿泝江。此地既爲舟車更易之衝。客旅之所盤泊。故交易甚夥。敵壯縣三日。始汎湘江。自此至六日。早莫行倦則少休。不復問地名。湘江岸小山坡陀。其來無窮。亦不間斷。又皆土山。略無峯巒秀麗之意。但荒涼相屬耳。

七日宿衡山縣。西望嶽山。岩巖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八日入南嶽。半道憩食。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汙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結約於此。官置巡檢司焉。九日上謁南嶽廟。四阿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燒後廊壁本不圯。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帥司亟遣衆工模搨。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然位置意象。十存七八。自宴樂優戲。琴弈圖書。弋釣紉織。下至搗練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朶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篝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鑄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入前廊及中門。所畫文武官班。旌旗戈甲之屬。則常筆也。衡嶽寺在門西。集賢峯下有善果尊者。鐵錫存焉。孟氏有蜀。特來施此寺藏經。其簾裘。則蜀人戶部侍郎歐陽彬所施。織文妙絕。勝業寺在廟前。登御書閣。以望嶽。晚晴。衆山雲盡捲。石廩紫蓋。痾瘦諸峯畢見。惟祝融在雲氣中。嶽廟正直紫蓋峯下一小山。曰赤帝峯。南臺寺在瑞應峯上。登山之最近者。勝業寺有隋柏。盤踞於地。幾一畝。甚怪奇。

柳子厚般舟和尚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還

十日行舟數里卽再見南嶽峯。峯嶺敦可尊而仰帶江別有小山一重。山民幽居點綴上桃李花方發望之如臨臯道中盧仝詩湘江兩岸花木深至此方有句中意。

十一日早莫行湘中。

十二日至衡州。

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治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王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緣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立。

十五日捨舟從陸。登回鴈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尙有鴈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小憩花藥寺。又行二十里宿。

十六日十七日行衡永間。路中皆小丘阜。道徑粗惡。非堅撥卽亂石。坳處又泥淖。雖好晴旬餘猶未乾。跬

步防躡吏卒呻吟相聞。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漿家皆不設圍欄。行客苦之。自吳至桂三千里。除水行外。餘舟車所通。皆夷坦無大山。惟此有黃巖嶺。極高峻。回複半日方度。與括之馮公。歛之五嶺相若。宿大營。

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始有夷途。役夫至相賀。新出一種板。巖疊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爲山水雲氣之屏。市賈甚多。

十九日發祁陽。里渡浯溪。浯溪者。進山石礪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上有浯溪橋。臨江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碑傍巖石。皆唐以來名士題名。無間隙。外有小丘曰晤臺。小亭曰唐亭。與溪而三。是爲三吾。皆元子之撰也。別有一臺。祠次山與顏魯公。橋上僧舍。卽漫郎宅。黃魯直書其榜曰浯溪禪寺。又書法堂字。皆崎側不用工。又有陶定書中宮寺榜。寺旣不葺。諸榜皆委棄壁下。竊計次山卜隱時。偶見江濱有此叢石。流泉帶之。遂定居。景物不出數畝。湘流至崖下。尤沈碧。助成勝致焉。打碑賣者。一民家。自言爲次山後。擅其利。過浯溪。皆荒山。岡阪複重。宿東青驛。始余讀中興頌。又聞諸搢紳先生之論。以爲元子之文有春秋法。謂如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則不及盛德。又如二聖重歡之語。皆微詞見意。夫元子之文。固不爲無微意矣。而後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明呈露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又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